

主辦機構：

香港作家聯會

香港藝術發展局
Hong Kong Arts Development Council

藝發局邀約計劃

This project is commissioned by the HKADC

香港藝術發展局全力支持藝術表達自由，本計劃內容並不反映本局意見。



【專題】

讀西西

編按：近月香港藝術發展局頒發「第十六屆香港藝術發展獎」，其中最高榮譽大獎「終身成就獎」得主為著名作家張彥（西西）。西西對香港文學藝術貢獻良多，屢獲獎項，寫作近七十年，早年作品多在報刊上發表，其小說、新詩及散文均備受肯定。為表慶賀，今期一起讀西西。本版邀得西西研究專家何福仁，從西西幾本近著說起，細探西西的文學藝術、成就，以至多元創新、「工夫深處漸天然」的風韻。同時選刊西西一篇重新修訂後首度發表的小說，不可錯過。「綜觀西西漫長的創作歷程，可見她是一個長跑者，她的作品歷久不衰，她的寫作表現手法也不斷在翻新……」本刊總編輯潘耀明漫談西西的鱗爪。

關於西西的鱗爪

●潘耀明



▲著名作家西西（一九三七－）畢生奉獻予文學藝術及教育，獲「第十六屆香港藝術發展獎」「終身成就獎」，實至名歸。

要我來寫西西，很有些牽強，我與西西從未真正交往，只在朋友聚會中遇見過一、兩趟。倒是她在二〇〇五年憑《飛氈》獲馬來西亞《星洲日報》頒授第三屆「花蹤世界華文文學獎」，我是終審評委之一，其時才開始涉獵西西的作品。她因身體欠適，沒有赴會，那一座沉甸甸實銅打造的獎座是由我捎回香港，由何福仁先生轉交。

如我沒有記錯，西西是在香港嶄露頭角、在灣崛起的香港作家——她早期的作品，不少是在台灣的報刊刊登。一九八三年她的〈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〉獲台灣《聯合報》第八屆全年最佳小說獎，此後多次獲獎，可以說，西西是在台灣成名，其後香港及內地評論界才側目相看，這已是多年後的事。

換言之，西西真正的伯樂是台灣《聯合報》著名詩人、副刊編輯痲弦，是他較早關注西西的。

何福仁在〈西西的幾本新書〉一文指出：「西西是『香港製造』的作家，可同時是台灣作家，甚至是中國內地作家。換言之，她從我城出發，打通特殊與普遍，其成就並不專限於某一時一地。」

無疑，西西是made in Hong Kong，她之成名，也是由外銷轉內銷。今年五月二十二日，西西獲香港藝術發展局主辦「第十六屆香港藝術發展獎」頒發「終身成就獎」，可說是名至實歸。香港上世紀三、四十年代的文壇，大都是南來作家居多，蕭紅、張愛玲、端木蕻良、戴望舒、許地山等名家，大都是以香港為其創作基地，成為一時瑜亮。

上世紀六十年代末期，香港各大、中學校紛紛成立文社潮，這一時段的文社潮成為產生香港本土作家的土壤。這一期間湧現了一批香港本土作

家，西西是其中佼佼者。

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趙希方指出：「在香港的作家中，西西可稱得上是最具本土意識的作家。『香港意識』的發展大體上可分為兩個階段：一是六七十年代隨着香港的工業化城市化而滋生的『我城』意識，二是八十年代以來隨着香港『九七』回歸的迫近而引發『失城』意識。可以說，在這兩個階段中，西西的小說都堪稱代表。」可謂是一矢中的。

綜觀西西漫長的創作歷程，可見她是一個長跑者，她的作品歷久不衰，她的寫作表現手法也不斷在翻新，從這期《明月灣區》何福仁選輯的兩篇西西跡近寓言的小說，也可見一斑。

（作者為《明報月刊》總編輯、香港作家聯會會長。）

西西的幾本新書

●何福仁

這一年，我們看到西西三本新書，《石頭與桃花》、《動物嘉年華》、《西西看電影》上冊，倘加上稍早之前的《欽天監》，則是不同面向的大四喜。之前她在內地的兩本簡體版：《白髮阿娥及其他》以及重印的《飛氈》，都頗受歡迎，誠如不少論者指出，西西是「香港製造」的作家，可同時是台灣作家，甚至是中國內地作家。換言之，她從我城出發，打通特殊與普遍，其成就並不專限於某一時一地。

西西創作與電影的微妙關係



▲西西著、趙曉彤編《西西看電影》（上），二〇二二年。

《西西看電影》一書是上中下三冊的上冊，據說中冊會在年底出版，之後是明年初。這是年輕學人趙曉彤努力發掘的成果，她不辭勞苦，起出西西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在各刊物的電影專欄，包括《新生晚報》、《中國學生周報》、《真報》、《星島晚報》等等，這些刊物都久已休刊，西西自己也沒有剪存。有的，譬如《香港影畫》的「開麥拉眼」，當時已相當矚目，及後重溫，仍備受讚揚，「情文並茂深入淺出」云云，如今知者已少；至於《亞洲娛樂》上的電影專欄，則連西西也不復記得，可每期都有她的中外影評，有時多達七八篇，用上不同的筆名。這些，在中或下冊可以讀到。她無疑是香港引介西方電影的元老之一。她緬懷當年加入第一影室電影會，每星期到大會堂看電影，像讀書上課，「這是香港的好處，你可以看到世界上最新最好的電影，……在那裏，我會看到林年同、金炳興、羅卡、陸離、石琪這些同學。」

而新潮電影的手法，啟發她的創作，她第一本小說《東城故事》（一九六六年；其後收於《象是笨蛋》），書名回應歌劇再拍成電影的《West Side Story》（港譯《夢斷城西》），從西而東，最大的特點即是運用電影的手法，儼如電影劇本：割、轉位、淡出淡入，還說明背景音樂。小說分八節，各以第一身「我」出現，而呈現不同的視覺。在小說裏轉化電影技巧，《東城故事》明顯而易見，更多的則是潛移默化，融入了各種寫作之中，例如《春望》（一九八〇年），全篇對話，對話之下加上家務、兩地親人互訪等具體敘述。書中的對話除了傳統的你一言我一語，一人一句，另闢其他三種，要求讀者從說話內容辨別：一、以對話轉接不同的時空；二、一人可以連說好幾句；三、一人（老人家）似跟人對話，實為自我的沉吟。限於篇幅，這裏只能略略闡述第一種：內地開放之初，母女倆談話，母親說到

和親妹兩地分隔二十多年，向女兒查問回內地探訪的情況，馬上剪接為女兒和姑母當時的對話，這即是電影轉場（Transition）的手法。

西西的創作與電影的關係殊深，早期對電影的論述，也有啓蒙的作用。然則研究西西，以至研究香港電影文化，豈能錯過。

動物與詩的嘉年華

至於其他三本，我多少都有幸參與。首先是《動物嘉年華》。西西一直希望出一本繪本。這一年我整理她的文稿。其中詩作，部分有關動物，於是想到，何妨選出一本以動物為主題的繪本。她以往發表過的詩，不乏抒寫動物，但出了書就不選了。結果選出二十三首。繪本不厚，但不妨中英對照，於是請名譯家費正華（Jennifer Feeley）襄助。她譯過西西詩集，曾因此得獎。最近企鵝經典（Penguin Classics）要譯西西的《我城》，也屬意費正華。



▲何福仁編、費正華譯《動物嘉年華——西西的動物詩》，二〇二二年。

這本《動物嘉年華》的詩，除了一首〈水母與蜆蜃〉，其他都作於近年寫作長篇《欽天監》期間。在以往，她可以自己繪畫，她的《我城》、《飛氈》，都是自己配圖。我想到這一次可以找不同的畫家去繪畫，一人一首，較長的詩，可以多幾位去畫。我問她可行嗎？她說很好，比自己繪畫更好。當年創辦《大拇指周報》（一九七五年），有一版叫「大家寫」，名字是西西想出來的，這次她叫大家畫。而這正是嘉年華的精神，並且呼應西西詩作平親親人的風格：大家參與，不論專業畫家、業餘愛好者，只要有興趣畫、能畫，就可以參加，齊來關心異類，尤其是弱勢者。我在臉書上詢問有哪些畫家願意為西西的詩配畫，立即有近三十位聞風主動參加，此前我大多並不認識。及另有朋友介紹好幾位。我不看名氣，只參考畫家已有的作品，有四五位遲來了，只好當遺珠。

西西的詩，我在書裏的前言已略述一二，要補充的是，她的詩，別樹一幟，既久已告別五四的新詩，又不宜以當下一般玄奧晦澀的現代詩觀之；不難，可又不淺，往往是從具體微細處切入，從實入虛，再化實為虛，言近而旨遠。一些朋友會想到波蘭的辛波斯卡。其實西西讀辛的作品是在辛獲諾獎之後，之前也許略讀過。西西當然很喜歡，她倆確有相似之處。不過西西的風格

多年來早已形成，遠在編輯《中國學生周報》時已可見，她喜歡選用當時兩位寫得比較明朗的年輕人，羅卡曾指出，其中一位是也斯。其他的，她自稱大多看不懂，因而辭職。

齊白石題畫云：「工夫深處漸天然」，這是西西詩作的寫真。她的詩齡超過六十年，多年來心力雖表現在小說，不過詩文互通，同樣的工夫，不可謂不深，固然一以貫之，可也不是一成不變，是變得更闊廣更多的關懷，寫得更素淨自然。

寫作《欽天監》期間，寫詩無疑是一種舒緩、調劑，這長篇斷斷續續寫了五年。二〇一七年，定稿之前，她提出要重訪北京，看看故宮、古觀象台、幾座教堂等等。當她走上古觀象台的斜階時，不用攙扶，算算，原來已經八十歲了。她甚至想到長城，雖明知已經人工化，仍然希望走進那種「虛擬的實境」去，用她自己在後記的話：「讓我在現場有一種靠近歷史的幻覺」，終因舟車太勞累，放棄了。

豐富多元具創新的《欽天監》

《欽天監》的內容非常豐富，可從各種角度閱讀，我也寫了篇〈對話：敘事者與受敘者〉在《讀書雜誌》第三期上發表，這書寫法上我以為有兩個特點：以「對話」為經，「引文」為緯，而經緯互通相接，此說當然也是書中所云一種「假想線」。全書的對話主要是周若闊與容兒，兩小無猜，後來成為夫妻。對話既可作為長篇敘述之後的間場，也有承傳撥接之功，富於情趣、幽默，最後以兩人的對話收結，又餘音裊裊，令人感慨。書中傳教士來華，也是一種中西文化的對話，又各自產生內部意識不同的對話。看來唯有互相聆聽、彼此尊重，對話才有意思。書中人物，種族多元，外客背景不同，國內則漢滿蒙，其中描述三位同窗，性格各異，各有發展，尤為動人。

若闊是小說的敘事者，通篇固然是他告訴容兒自己的「所學所見所聞」，她是受敘者、接話者。不過可不是消極的被動，她也提出意見、鼓勵，甚至修訂他的談話（文中曾提例證）。然則她同時也參與創作，不啻同時是敘事者。容闊二為一體。而這些對話，其實也面向讀者。這是若闊對忘年交趙昌「歷史不是普通人寫的」的回



▲西西長篇小說《欽天監》，二〇二一年。左為繁體版，右為簡體版。

應。趙昌實有其人，是康熙親信，為養心殿總監造，並負責接待傳教士。

若闊大半生在欽天監內工作，專責觀天，但觀看世情時局，不走出宮監之外，則仍是坐井。後來他參與考察長城，繪畫地圖，是出井的一步。再然後終於走出宮禁，真正認識歷史的軌跡、民間的甘苦。

這書每若干節之後另附「引文」，這是形式上前所未見的創新。有些論者以為這是作者西西的附錄，不是的，這是若闊的「手抄」，是小說的有機組合。臨末離開京畿時，他提出書不用帶，要用的都手抄起來了，稍後又說輾轉好些地方，總不忘讀書，且無所不讀，從蒲松齡、劉獻廷，到黃宗義……，他要追回失去的記憶（一二九節）；引文即從蒲、劉開始。這是他抽離後重新對世事的閱讀，毋寧也是他跟當下史事的對話，寄寓了他的「所想」。若干引文，例如傳教士的記述、清代的檔案，當非時人可知，這是康熙同一時期後設的參照，而並沒有超出敘事者對歷史的水平接受。這畢竟是小說。

易言之，若闊是敘事者，可同時是受敘者；他是書中作者，可也是讀者。而所引之文，跟隨情節的發展，反映閱歷漸次遙深；敘事的語調、角度，也因應年紀增長而變化，慮念多了。所以，這書也可以從「成長小說」的類型看，分別在主人翁經歷種種事件之後，取向迴異。

《石頭與桃花》則是短篇小說集，收未曾出書的新舊作，又以新作佔大半篇幅。其中〈土瓜灣敘事〉，二萬六千字，已近中篇，西西用小說、詩、散文不同的形式不同的角度寫那麼一個地方，充滿情味，有趣，又大不乏自嘲精神。之前她曾以這地方做背景，寫過長篇《美麗大廈》（這是西西比較「難讀」的書，台灣小說家王禎和過世前卻認定是西西最好的作品）、短篇〈陳大文搬家〉（收於《白髮阿娥及其他》）。在西西筆下，其實處處可見這地方的影跡，這書起首第一篇〈文體練習〉，所寫的場景，也是土瓜灣，寫得從容，淡定而內斂，毋寧也是「工夫深處漸天然」。加上過去的《我城》、肥土鎮的系列故事、《浮城誌異》等等，她為香港這特殊的城市塑造了一個豐富而深刻的文學形象，從微觀到宏觀，或寫實或虛構，其價值一時未敢完全斷定，其意義則肯定不下於福克納的約克納帕塔法，以至加西亞、馬爾克斯的馬孔多。

今年藝術發展局頒給她「終身成就獎」，誰說不宜？

（本專題圖片由何福仁提供。作者為香港詩人、作家。）



【專題】

八月浮槎

——西西作品選——

●西 西

編按：專題選刊西西新修訂的佳篇〈八月浮槎〉，此小說見於二十多年前台灣洪範出版的《故事裏的故事》，但西西一直不太滿意，早幾年重新修改，今於本版首度發表，不可錯過。

你們其他人也許不記得，可是我還記得。那龐大的月亮，一直在我們的頭頂。滿月時，夜晚就如白晝般光亮，散發出一種乳白色的光，看起來像要吞噬我們。

舊說云：天河與海通。
近世有人居海渚者，年年八月有浮槎去來，不失期。人有奇志，立飛閣於槎上，多齎糧，乘槎而去。

曾經有幾個滿月的夜晚，月亮降得非常非常低，潮水也漲得非常快，使得月亮險些掉進海水中。不過，還是差了數碼的距離哪。你們會問：那你有沒有爬上月亮呢？答案當然是肯定的。只要把一艘船划在它下面，撐起雲梯往上爬就可以了。

事實上，在雲梯的頂點，你只要筆直地站立，伸直手臂，就可以觸摸到月亮。通常我總是選擇一個看起來很牢固的位置，然後先用一隻手攀附着，再用兩隻手抓緊，很快，我就可以感覺到梯子和下面的小艇正在漂浮，而月球的運轉也將粉碎地球對我的引力。月球是如此強壯，將我吸引上去。

十餘日中，猶觀星月日辰，自後茫茫忽忽，亦不覺晝夜。

現在，你們一定會問我，究竟為什麼要去月球？這是我的解釋：因為好奇。要是以爲太玄妙，那麼，我是去取牛奶。月球的牛奶非常濃

稠，就像我正在吃的一種乳酪。形成的過程大致是：月球航行過地球的大草原、森林和湖泊時，這些地方的各類物體，除了人類，就會奇怪地發酵。它主要的成份是植物果汁、蝌蚪、瀝青、扁豆、蜂蜜、澱粉、水晶、鯨魚、蛋、沃土、花粉、膠質、昆蟲、松脂、胡椒、無機鹽及氧化物。這其中一部分，正是我日常吃的東西。你只要將湯匙伸進覆蓋月球看似荒漠地帶的鱗片，再掏出來時就會是滿滿一匙，我是這樣吃乳酪的。別問我爲什麼人類可以免於這種濃稠發酵的過程，有些人身上不就有一種酸腐味？

去十餘日，奄至一處，有城郭狀，屋舍甚嚴。遙望宮中，多織婦。見一丈夫，牽牛渚次，飲之。

月球上的土壤並非一律都是鱗狀的，它也有不規則、泛白的貧瘠泥土，也有草原。大多軟綿綿，使人興奮地不停翻筋斗，或像小鳥地飛翔。我在鉅礦峭壁下的那些夜晚總陷入特殊的情緒：興奮，卻又提心吊膽。我發現有一條大魚也受月亮吸引，悠游的浮動着。透明的水母也露出海面，蠕了一會兒後就向月亮伸縮搖擺溜走了。

牽牛人乃驚問曰：「何由至此？」此人具說來意，並問：「此是何處？」答曰：「君還，至蜀郡訪嚴君平，則知之。」竟不上岸，因還如期。

我睜大了眼睛，我頭頂上的雲層原來是綿延無盡的大海，而且不斷變化，變得更高、更遠，偶爾出現三面環海的海岬，但很快又消失了。海中的船變得好小。然後我看到的朋友，臉孔變得好陌生，他們的喊叫也變得好微弱。我看不到戰爭的火焰，也聽不到疫症漫延的噩耗。

我在那高掛的星球中，一直在飄浮，天旋地轉，看不到熟悉的海岸，只看到無底深淵的海洋，滿地灼熱的火山燄、大片的冰河、爬滿爬蟲的森林、被急湍削過的岩石山脈、沼澤、石墳場，以及泥土城池。每件事物望去都有齊整劃一的色彩。我看到蝗蟲，成群結隊的大象、犀牛。野草長得多又密，幾乎與動物同色。

我終於置身這奇幻的世界，放眼望向它陽光不到的地方，看到了以往地球人所無法看到的景色。有時我也仰望月球之上的星星，那猶如水果般大，用亮光塑成，每到晚上彷彿會說話的星星。當我看着星星，我可以想像，我熟稔的朋友也抬起頭，當我是星星那樣看望。

我渴望重返地球，因為害怕失去它而顫抖。

後至蜀，問君平，平曰：「某年月日，有客星犯牽牛宿。」計年月，正是此人到天河時也。

——（採自晉張華《博物志》）
一九九三年二月寫，二〇一八年八月修訂

【藝海鉤沉】

獨領風騷的《天底下》週刊

●鄭明仁



▲名作家慕容羽軍形容《天底下》是「四十年代末期、五十年代初期（香港）唯一形神俱健的刊物」。

一九四九年新中國成立，大批原來留在香港的左派文化人紛紛撤退返回內地，因而造成香港文壇一度青黃不接。一九五〇年初，香港市面出現一本名爲《天底下》的週刊，由孟君（原名馮曉華）女士主編。孟君之前在廣州《環球報》設《浮生女士信箱》，並連載小說《拂牆花影》，大受讀者歡迎。四九年內地政局轉變，孟君挾着著名文藝小說作家之名南下香港主辦《天底下》，甫登場便先聲奪人。名作家慕容羽軍形容《天底下》是「四十年代末期、五十年代初期（香港）唯一形神俱健的刊物」。這段時期香港文壇短暫的真空，便是由孟君主編的《天底下》填補。

《天底下》的書寫語言是清一色語體文，比照當時香港報紙副刊流行的文言文或三及第文字，大異奇趣。《天底下》開辦初期，孟君不敢把週刊的格調定得過高，她兼收文學、科學常識、生活綜合知識，並由她本人主持「孟君信箱」，替男女讀者解答疑難。雜誌很快便爲市場接受，孟君信心增強，文學作品所佔篇幅愈來愈多，《天底下》當年的作者，不少後來成爲香港文壇名家。例如，《天底下》第六十二期便有「秦可」的作品〈鯉魚門的霧〉，首次登場的〈鯉魚門的霧〉後來成爲香港文學的經典。秦可就是後來享譽文壇的舒巷城。秦可的文章多次出現在《天底下》，筆者手上十期的《天底下》，秦可的作品便出現了三次，例如第三十七期的小說〈玻璃窗下〉；第四十四期的小說〈墓前〉；第四十一期翻譯自美國女詩人 Millay 的〈商籟一首〉。秦可在《天底下》的作品遠不止此數，要研究早年的舒巷城，《天底下》是很重要的參考刊物。

孟君身爲《天底下》主帥，加上已是成名作家，捧場者衆，因此每期都由她提供兩篇小說，另外又要主持編務和解答讀者來信，忙得不可開交，後來邀得慕容羽軍參加編務，俊人（陳子雋）、徐訏加入成爲主要作者，《天底下》辦得更出色，可惜出版了第八十八期後便結束。因爲人事問題，孟君主編完第六十六期時已離開《天底下》，轉到藝文圖書公司負責《知識》半月刊編務。

孟君是多產作家，先後出版了一百多部小說。一九九六年五月二十九日在瑪麗醫院逝世。著名時裝設計師劉培基在自傳中透露，孟君是他的母親。

（本文圖片由鄭明仁提供。作者爲資深傳媒人。）



▲《天底下》主編孟君，攝於一九五七年。

【文化綠蔭】

月餅

●胡燕青

今年的中秋節，月餅廣告似乎少了點，大概因爲不景氣。不過，餅的餡料變化多了。我覺得今年的月餅特別好吃。好幾家賣月餅出了名的，點子很多。有些店特別愛賣榴槤月餅，其氣味充滿了附近的空間，引來不少支持者。我嘗過一些非常好吃的，包括豆沙陳皮、奶黃鳳梨等口味。我還收到弟弟送的巨大六黃蓮蓉月，氣氛還好。

我一個人吃了兩個紅豆沙陳皮月餅，停不下來。那是朋友送的。看看盒子，原來是高級會所的製作。我到別的餅店找，結果發現小小的八個紅豆餅，賣幾百元，是月餅中最貴的品種。我想起小時候看着大人供「月餅會」，當中好像沒有用紅豆造的，因爲豆沙並不矜貴。我們家很窮的時候，媽媽還是會自己做豆沙。那時的廣州，糖比紅豆還缺。陳皮也不是十分

特別的東西，我們會在露台上自己曬。紅豆沙糖水裏加陳皮是指定動作，怎麼落在直徑四公分的月餅皮裏，竟然比蓮蓉還貴呢？

我的回憶或者有誤，但爸爸所說的我記得很清楚。那時，他常取笑我做什麼都很「豆泥」。我知道那是「不矜貴」、「水平低」的意思。但爲什麼這就叫做「豆泥」呢？爸爸說，過中秋節，有錢人吃蓮蓉餅，窮人家就只能吃紅豆加糖的「豆泥」餅了。當年食用油也缺，而蓮蓉裏要放很多油。記得癩癩那一輩常說，油不夠、人就不潤。爸爸又指出：有蛋黃的餅比較不夠體面，因爲蓮蓉比蛋黃昂貴多了。

時代變了。我們現在怎會需要「供」月餅？我們今天會供樓、供座駕、供按摩椅和吸塵機。至於月餅，是有點貴，但一年一次，普通

人還吃得起。教會會在過中秋時向窮苦街坊送月餅。月餅的形象大大改換，由過節的必然禮品變成「千萬不要多吃」的壞食物。冰皮月餅紅了好些年，但因爲要冰着，畢竟有點麻煩，好像出現「我已經試過了」引致的自然退潮。如今月餅必須做得特別好吃和格外有心思：熱量要少、口味要新。今年台灣名牌餅店以鳳梨加奶黃做餡料打入香港月餅市場，一舉成功，實在聰明。

老實說，很多東西都比蓮蓉健康和可口。但中秋時節，怎么可能不去吃一片蛋黃蓮蓉月？

（作者爲香港浸會大學語文中心榮譽作家。）

舊時寶安的香港視野

●胡洪俠

近讀《民國時期深圳歷史資料選編》，發現舊時寶安縣的有識之士，其實早就開始關注香港了。一九一七年春天，當時的粵海道尹王典章巡查各縣，其中一站是寶安。上世紀九十年代的《廣東文史資料》曾分三期連載《粵海道尹王典章巡行日記》，我讀了之後大爲慨歎：不愧是百年前廣東地區真實細緻的民情記錄。



▲深圳市志志辦公室編《民國時期深圳歷史資料選編》。（胡洪俠提供）

據這份日記記載，一九一七年的寶安縣立第一高等小學校已經附設英文專修學校

了。這是不是深圳地區最早開設英文教育的記錄？想那時寶安和香港來往密切，新式學堂教授英語或與此有關。當年香港發展牽動寶安民情，於此可見一斑。不獨教育受香港影響，那時寶安縣的物產就已經主要供應香港市場了。王道尹說，縣屬墟市因地近香港，「營業者競趨於彼，境內物產，濱海漁業莫不以香港爲市場，地方實業不興，物價騰踊，小民生計殊感困難，當以振興農工爲要」。

此次巡行，王道尹沒能去香港，因下榻在深圳墟商會，估計他從工商人士那裏很是聽了不少香港新聞，香港的報紙之類想必也讀到幾份，所以他在日記裏感歎說，同屬香港、九龍之土地，前清每年田賦所入不過千餘金。到了英國人手裏，「平治其通道，經理其疆土，輪軌交通，市厘輻輳，……等量土地，今昔懸殊，若此雖曰氣運，豈非人事哉？」他想到的「補救之道」，是「修其內政，觀摩仿效，使人民知識日增，學術日進，從事於商務，以期競爭於將來而已」。這真是不同凡響的見識。

要到六、七十年之後，他巡行的寶安縣變身而成深圳經濟特區，他的「競爭於將來」的願望才算是一步步實現了。

《民國時期深圳歷史資料選編》中還收入了幾篇時人談論教育的文字。一九二四年，一位蔡昭基先生在《寶安學會雜誌》上發表〈對於我縣教育的觀察和感想〉。他在文章中提出學校教育中「科學內容的缺乏」，「吾縣學校教授多偏重國文歷史，其他科學，略不注意，高小學校，或有不設英文者。」最讓我驚歎者，是蔡老師心中也裝了一個「香港」，他深知這個「強鄰新潮橫流」，更清楚「世界文化大有一日千里之勢」，痛感「吾邑人獨醉夢如故」。他已經認識到，教育不良，就不能養成社會獨立之精神，因此也就沒有社會自治之能力。

（作者爲深圳報業集團副總編輯、《晶報》總編輯。）

更多《明月灣區》內容可瀏覽：《明報月刊》網站：www.mingpaomonthly.com/gbaspecials

《明報》網站：www.mpgba.com > 點選右上方「明月灣區」欄目